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箋卷一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施華

經部一

易箋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箋八卷

國朝陳法撰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直隷大名道其書大旨以為易專言人事故象爻之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並不言陰陽考震象言震驚百里即象震

雷諸卦象言利涉大川即象坎水法所云象辭不言象者未為盡合然其持論之大旨則切實不支至來知德以伏卦為錯反對之卦為綜法則謂大傳所云錯綜者以揲蓍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又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

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
沒而易象反自此亡矣其辨最爲明晰又論
筮法云傳所謂掛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
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扐以象閏也其曰再
扐而後掛是三變之中有不掛者矣夫一變
之中初扐之掛不待言矣惟再扐不掛故曰
再扐而後掛故知再扐爲指第二變第三變
而言也其說與郭朱迥異而前一變掛一後

二變不掛其掛一之策不入歸奇之中則三變皆以四八為奇偶不用五九借象與經義似有發明固亦可存備一解也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箋卷一

直隷大名道陳法撰

上經

☰

乾元亨　大哉乾元萬　初九潛龍勿　潛龍勿用陽

利貞　物資始乃統　用九　九二見　在下叶後五也

他經叶　天雲行　龍在田利見　見龍在田德

雨施品物流　大人　九三　施普也終日

形大明終始　君子終日乾　乾乾反復道

六位時成時　乾夕惕若厲　他口叶　也或躍

乘六龍以御　无咎　九四　在淵進无咎

天乾道變化　或躍在淵无　其久切　也飛龍

各正性命　彌兵　咎　九五飛　在天大人造

叶　保合太和　叶口　龍在天利見　此苟叶　也亢龍

乃利貞首出　大人　上九　有悔盈不可

庶物萬國咸　亢龍有悔　久也用九天
寧　用九見羣龍　德不可為首
无首吉　也
伏羲作易上古无文字只有圖象連山歸藏既已无
傳自文王演易乃序而名之以乾坤為衆卦之父母
故首乾而次之以坤六畫純陽名之為乾說卦象之
以天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若文周繫辭只言健順
不言天地八卦皆言卦德推之諸卦皆然蓋易所言

者人事凡言彖者皆以況人事也純陽之象剛而健
天德也人有是德則剛而无慾健而不息以之進德
修業酬酢萬變何所不順遂何所不感通卜筮而遇
此卦所為无不咸宜故繫之詞曰元亨然剛貴乎中
正人之行己故當如是占者亦惟貞乃利也此大亨
而利于正文王因卦繫詞教人玩詞玩占之意也夫
子以乾為天象周易首乾畫卦本之河圖河圖化育
之流行易言人事而人事本於天道故推本天道以

明之所以明天人之一理也元者天道生物之仁故為萬物所資始統天云者葢曰天之所以為天也雲行雨施和氣之流行物品不同而氣至形生所謂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元者萬物統體一太極各正性命者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繼之者善也太和元氣也保合理氣形之合一也利者自然而然猶孟子所謂以利為本也乃利貞成之者性也言萬物至是乃利於性命之各正而成其形

質也正即貞也是孔子非有意與文王異也緣其就天道而言故其言如此然利字亦只帶説而非實德惟文言引穆姜之言乃分四德言之耳自書言降衷詩言秉彞夫子於乾卦又發明品物之流形本於一元之資始性命之各正由於乾道之變化子思孟子乃得本之以言性然後人知性之本於天聖人與人同此性而不敢於自棄此夫子所以為萬世道學之宗也夫陰統於陽造化之功用主於陽而陰輔之是

夫子之釋元亨利貞已該乾陽之終始而包全圖之大義不惟推廣文王之意且會通羲文之合豈如後世之註書者尋章摘句於行墨之間哉天道如是人能體天之撰則亦協元亨利貞之占矣而與天合德者惟聖人故又即聖人以明之彖只渾言一卦而各爻之義已在其中故夫子取爻義龍象括以始終二字以見易貴於知時也易言時位故於此首發之有卦之時有爻之時此言爻之時也初之位時當潛二

之位時當見餘爻皆然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六陽爻也聖人與人同此性而察之无不明由之无不盡大明乾道之終始而知六位之各以時成其潛見飛躍皆與天道之盈虛消息相準處三則惕居上不亢秉乾剛之德而隨時處中以求合乎天理或舉若弗遂而中昭事之度或裁成輔相而宏參贊之業皆乘龍御天也是聖人亦天也 如是則履天位而濟羣生如品物之流形非即元亨乎萬物各得其所如性命之

各正非利貞乎此聖人之乾道也言道則以天為本言人則以聖為極此乾之義為至大而易首揭之亦以見人之與天地參也天道聖人言之似乎高遠然天道之元亨利貞非即吾之性命乎聖人剛健中正之德非即吾所同具之理乎亦在乎自強不息而已

大明終始三句宜在乃利貞之下誤在前

文王繫詞只以全卦之象而言自周公逐爻分晰遂覺一爻各有一爻之位又各有其時與義此聖人之

作述所以各不相蒙而亦未嘗不互相發明也龍以象乾道之變化初九陽氣潛藏於下或德之未成或有其德而時之未可皆宜潛而勿用見則不潛矣米為龍未有不見者也雖其時未可躍未可飛而其德行文章令聞廣譽著於當時者自不可得而掩如孔孟是也雖不見用於世而反教四方著述六經埀訓後世守先待後其德施亦普矣利見大人以文而言則為利見九五之大人有其德則宜行其道也用之

占筮則隨占者之德之時之位以其所占之事率而揆之未有一定也九三其位有未當故曰因其時而惕君子平日亦何嘗不終日乾乾有時所處之位非同安常處順則其心愈加乾惕是以雖危无咎所謂敬愼不敗也若字屬上句讀凡易中若字如字皆形容之詞反復言周而復始无有間斷乾乾連兩乾如坎坎蹇蹇或重坎或互重坎也龍潛在淵躍則出於淵高於田而近乎天矣文言上下進退只解或字言

其不必於進也爻傳則主進而言蓋四之位已在上矣在淵言其所自耳淵龍之所安也有時或自淵而躍耳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聖賢何容心焉常人之進進也潛龍之進躍也正如伊傅耕築荒野若將終身一旦形求幣聘則堯舜君民為雨為霖矣九五天位乾為天德五又陽剛中正蓋與天合德之大人故以飛龍在天擬之其曰飛龍雲行雨施健行而不息也其曰在天首出庶物高而不危也傳曰大人造也惟

陽剛中正之大人然後履帝位而不疚又以見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純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純一不已與天合德也上九德與位皆過於亢而時又處其盈是以有悔知其亢而處之以謙則悔亡矣易言吉凶非一定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故曰盈不可久六爻者趨時者也然剛健者其體而變化者其用苟吾心不能不溺於物欲則龍德有虧又何時之可乘各正保合人各有至健之體亦勉為

龍而已矣王昭素言九五善矣然潛見飛躍隨其所處之時與位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惕或亢皆可以自考驗占法亦隨人未可執一而論易之所以不窮也又見飛躍者龍之用而其本在於潛潛雖勿用而大用存焉非潛則无由而見而躍而飛也果其爲龍則亦未有不由潛而見而或躍或飛也若龍之由潛而見而躍而飛而亢正如河圖之陽由微而長而盛至於九則老而消天道人事一也卦之不變有彖辭

矣皆變者只占之卦周公以乾變而坤有乾之體非同純坤坤變而乾有坤之體非同純乾與他卦不同故又發用九用六之例而繫之詞剛為天德以其不屈於欲皆反而自治者也若外見其剛用罔用壯則凶矣六陽爻皆變則體剛而用柔如龍之不見其首剛在其中所以吉也傳曰不可為首如太立崖岸露主角也六畫三才也五言天三曰君子人也二曰田地也地下曰淵龍之潛見飛躍象陽氣之升降消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彖爻皆言卦德大象乃實以象言行健天命之不已也人則人欲間之故不能不息在自彊而已終日乾乾可也

☷

坤元亨　至哉坤元萬　初六履霜堅　履霜堅氷陰

利牝馬　物資生乃順　氷至　六二　始凝也馴致

之貞君　承天（他經叶）坤　直方大不習　其道至堅氷

子有攸　厚載物德合　无不利　六　也六二之動
往先迷　无疆含弘光　三含章可貞　直以方也不
後得主　大品物咸亨　或從王事无　習无不利地
利西南　火剛叶　牝馬地　成有終　六　道光也含章
得朋東　類行地无疆　四括囊无咎　可貞以時發
北喪朋　柔順利貞君　无譽　六五　叶發也或從王
安貞吉　子攸行先迷　黃裳元吉　事知光大也
失道後順得　上六龍戰于　括囊无咎慎

常西南得朋　野其血玄黄　不害也黄裳
乃與類行東　用六利永　元吉文在中
北喪朋乃終　貞　也龍戰于野
有慶叶虛羊安　其道窮也用
貞之吉應地　六永貞以大
无疆　終也
六畫純陰名之為坤乾德剛健故君子法天自強不
息坤則似與乾相反不知陰陽二者有相需之義蓋

天施地生有乾不可无坤擬之人事如有君不可无
臣有夫不可无婦推之上下尊卑萬事萬物莫不有
乾坤之義焉故聖人又即坤卦以明隂承陽之義夫
子於文言又發明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則其
義愈分明矣坤順也順乎理之自然而无所矯拂所
以大亨其取象於牝馬傳所謂柔順利貞所謂行地
无疆也牝馬馴服從良馬而行其柔順之性久而不
渝陽明隂暗其有所往宜處後而不宜爭先隂以輔

陽也宜喪去其陰之朋類而一心從陽西南陰方東
北陽方文圖入用之位也安貞吉安於陰之分而不
敢先又自守以正則吉文王彖詞只以人事言夫子
既以天道釋乾故亦以地道釋坤天施地生地之元
亨與天之元亨无以異也凡天之陽氣所施地无不
一一順承於下而生長之故曰順承天高地厚天覆
地載天之所至地亦至之德合天之无疆惟其與天
合德故天道雲行雨施地受之而含弘光大在天則

品物流形在地則品物咸亨擬之人事則君令臣共
夫唱婦隨皆无成而代有終也承乾而動亦如天之
元亨矣在天地與在人非有二理也乾為良馬故坤
為牝馬牝馬地類凡陰之承陽者皆地類也非如牝
馬之行地无疆豈能有終乎柔順利貞柔而動剛也
故能承天而時行惟是臣无專制之義婦戒司晨之
凶故先迷失陰之道後順乃合坤之常其與同類相
合未必即凶惟從陽乃終有慶安於在下之分柔順

也而又自守以貞夫坤所順承者剛健中正之乾也非貞則安能與之合德朝有謇諤之臣則樂其弼違家有貞淑之婦則得其內助若一於柔順則諂臣媚子皆得假之以行其私矣惟安貞乃合乎地道之柔而動剛靜而德方故能含弘光大也隂極故戒之以安隂柔故戒之以貞此聖人發明坤道著隂陽之大義尊卑上下之常理立萬世之大防也主利二字衍文故傳无釋諸家或以先迷後得主利爲一句或以

利字為一句或以主利二字分屬上下但易言利皆曰利某无空言利者此彖已言利牝馬之貞矣不再言利也若分屬上下則當利與不利兼言如蹇之彖是也若東西南北皆利則利字為剰語矣君子攸行即君子有攸往叶韻屬上句而意聯下二句詩中如此者多

陰陽二者在天地則造化之自然非秋之收斂則夏之長養者不能成實非冬之歸藏則春亦无由發生

皆相需而不可无而凡隂皆助陽以成化育之功者也惟是陽舒隂慘陽生隂殺陽明隂暗在人事則陽為天理隂為人欲陽為君子隂為小人陽為德化隂為刑誅在天地則二氣之流行不失其常而隂常助陽在人事則人欲易滋天理易微小人易進君子易退刑罰易逞德化難施凡隂之類其長而盛无有不害陽者故聖人作易著扶陽抑隂之義不使其盛而害陽因卦畫之奇偶上下内外多寡之間以著其象

於剥於復於遯於困於否泰三致意焉而周公於坤之文詞首發其義初隂之凝也四隂之盛也六盛之極也所以戒也惟二五有中正之德三有含章之美有利貞元吉之占隂陽之分著矣凡善惡皆有其幾由是而馴致之遂至於不可救而幾之動也甚微常人為物欲所昏蔽故幾雖動而忽之及其彰著悔之晚矣履霜堅氷至示人以知幾謹始之義也文言備矣其憂深其思遠其詞危人能凛履霜之戒防微杜

漸不溺於晏安不牽於情欲則女子小人何由醸宮闈之禍亂臣賊子何由竊太阿之柄以至士庶人之守身保家者亦无不憂勤惕厲思患豫防亦何有内憂外侮之虞乎霜初陰之象初在下故曰履霜氷上數陰也積陰曰堅履霜氷至天道之自然假之以喻人事見其不可與長也六二直方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也剛則直矣坤至静而中虚静虚則動直心无私主則无所屈撓所謂敬以直内也

遇事皆有定理即義之裁制處直方則自大无有屈撓无有邪曲豈不大乎文言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即大也不習无不利坤之順也言順其自然而毫无造作不習猶言不學不慮皆以人事言寂然不動而直方之體自具然不可見故於動處言之地道猶言坤道言人能體坤之德則亦形其光大也諸家多以地道釋之則不習无不利不可以言地道又或以上句言地道下句屬人事皆於文義不合爻之義葢以

中虛為直卦畫之上下鈞匀整齊為方二之中正實備坤德故於此爻言之以形容人之有是德耳非言地也六三以陰居陽坤中虛虛則明坤又為文三不中有自炫其文之意故戒之以含章含章易露故戒之以可貞或有時而從王事則可發矣然事之是非可否或行或止待上之命而不專其成承命而終之坤之道也古人進不隱賢含章不發緘默自全王事何賴焉但發之須以其時耳傳又發爻外之意知之

光大陰之不迷於所往也三在下卦之上故以從王事而言四以至順之德處重陰之地時當閉藏順時而隱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坤中虛四重陰括囊之象六五之義文言備矣坤為裳黃亦坤之色凡物虛則明黃中通理坤之上下皆虛故坤為文皆以坤之全象而言以六五能備其德故於此文言之黃裳只言美在其中耳傳曰正位蓋以陰陽之大分言坤為臣道以道言則乾坤健順易簡之知能久大之德

業備於一人之身易中柔居尊位以柔中為君德者
多矣易道屢遷不可拘泥凡有是德者皆應是占矣
龍戰于野蔡氏以為生理不息如以十月為陽月不
惟於文義毫无關涉且十月嫌於无陽故稱陽陰之
疑陽豈猶為嫌於无陽乎鄭氏謂陰犯陽而龍戰以
討陰之義予陽亦非文言故稱龍焉是以龍稱陰非
以龍稱陽也陽之稱龍又豈得為異乎文言已明言
曰陰疑於陽疑讀如擬僭也比也漢書遠方之能疑

者並舉而爭起嫌似也如嫌名之嫌疑於陽則日中无陽嫌於无陽矣此其字指坤陽稱龍陰疑陽故亦稱龍非謂人嫌陰之无陽也所以著其抗陽之罪也野坤之象雖稱龍猶未離其類也此其字亦指坤以龍稱陰其血亦陰之血也陰為陽所戕也陰之血黄而雜之玄者疑於陽也其不軌之陰謀至是而始敗露也言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固陰之罪也而有所由也則馭之失其道也初所以著履霜之戒也陰而

抗陽自取禍敗隂道之窮若以玄黄之血為兩敗俱傷夫人臣无將將而必誅况於戰乎是宜正其疑陽之罪以昭鑒戒也凡卦皆利貞而坤為甚臣道也妻道也牝馬之貞以承乾也安貞之吉全坤之體用六永貞以要其終坤之之乾尤所當戒以大終也明其始終從陽也隂之盛則疑陽而戰其變則從陽而終代陽而終其事則陽之功成而隂亦有終矣故曰以大終也夫乾坤其體則天地其道則隂陽其用則剛

柔其分則尊卑而其德則健順其在聖人至誠无息

飛龍之在天也順帝之則牝馬之行地也其在學者

終日乾乾則聖人可學而至終身行恕則邦家可以

无怨故健順衆卦之德之首也六爻之義皆若對勘

初九潛龍初六履霜九二文明六二直方九三乾惕

六三含章九四或躍六四括囊乾陽居陰或躍在淵

坤陰居陽或出從王九五飛龍六五黄裳上九亢龍

上六疑陽用九稱龍自陽之陰用六永貞始終從陽

陰陽之義乾坤著明健順剛柔大易之綱畨厥權輿
衆卦可詳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形圓傾東南物之寛廣者多薄而圓者更厚惟其
厚則高下相因但見其廣不見其傾勢如言形勢君
子博厚載物所以配地也

䷂

屯元亨　屯剛柔始交　初九磐桓利　雖磐桓志行

利貞勿　而難生動乎　居貞利建侯　正征也以貴
用有攸　險中大亨貞　六二屯如　下賤大得民
往利建　雷雨之動滿　邅如乘馬班　也六二之難
侯　盈天造草昧　如匪寇婚媾　乘剛也十年
宜建侯而不　女子貞不字　乃字反常也
寧　十年乃字　即鹿无虞以
六三即鹿无　從禽叶渠容也
虞惟入于林　君子舍之往

中君子幾不　吝窮也求而

如舍往吝　往明忙也屯

六四乘馬班　其膏施未光

如求婚媾往　也泣血漣如

吉无不利　何可長也

九五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

凶　上六乘

馬班如泣血

漣如

文王觀此卦有屯之象故名之為屯而所以處屯之道亦即具於是卦六爻之中物之始生陽氣未舒无不鬱結而艱難乾交於坤而為震震動在下而險在前鬱而未舒故為屯屯未即亨而初以陽剛之才動乎險中能濟屯者也有必亨之勢利貞初九之居得其正也勿用有攸往險在前也震為長子春秋傳震

為侯故屯豫皆言建侯天造猶云氣運使然草昧者雜亂晦冥之時非命世之才安能廓清宇內康濟羣生陰掩乎陽坎為隱伏草昧之象建侯不寧震動在下也卦惟二陽一陽陷於上有就消之勢一陽動於下有必伸之理彖之元亨利貞皆為初言既曰元亨利貞又曰勿用有攸往不往何以亨傳亦曰動乎險中動非不往也蓋當屯之時坎險在前不可妄有所往以從人而宜自建侯以濟屯也故爻亦以居貞建

侯並言

九五既為君位又以初之建侯為利六四近君之大臣而以求而往為明二有正應於上乃比初而終與之合皆非所以為訓也程傳以此為嫌故謂二為字於五四求輔於初但彖明言建侯傳又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是以世變之大者言也易常舉大以包小也蓋所謂屯者天下未統於一名分未定如戰國楚漢之世士皆擇主而仕於此不合則去而之彼

出疆載質世固未有以事二主責之者故二不必在位四非必大臣以其相近耳如伊尹百里奚孔明實融皆處屯之時而擇其所從者也事變无常未可執一而論明乎此乃可以觀諸爻之義矣初九震體在下而為衆陰所歸有陽剛之才以濟屯而得民者也故彖言建侯而爻以初當之磐桓險在前審時觀變徘徊而不遽進也當屯之時惟懷仁輔義不嗜殺人者能綏靖之往往遵時養晦不肯遽動若志在子女

玉帛徒事戰爭豈能有濟初陽剛得正故曰利居貞傳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言雖有規畫當世之意而其志行在解天下之紛難非為利也非初之才不足以濟屯非建侯不能集天下之勢陰賤陽貴陰從陽五雖在上而陷於陰初雖在下而動體居貞為衆所歸互坤為衆民之象得民心則天命歸之矣互艮止故初言磐桓二言邅如初之一爻已盡象之義上五爻各以其位而言六二當屯之時遭時之窮正應在上

而下乘初剛若為所牽制遭迴而不能進既曰女子則非委質從王者也故去就之間得以從容審處五雖正應而初之志行正匪相凌逼也求為婚媾以共濟時艱耳二有中正之德故高不字之貞久而乃合如其不可終當不字如其宜字何待十年葢十年者數過時可之期程子謂字於五不苟合於初但匪寇婚媾四字相連傳曰乘剛指初也則字亦字於求婚媾者矣坎為寇而在外屯之時寇亦多矣初之居貞

與二同體匪寇也又易中凡言女言婦只以一隂爻言言婚媾只以隂陽二爻或相比或相應言非拘於男女之卦象也十年乃字朱子引耿氏説以字為許嫁笄而字與婚媾合毛際可極詆之謂為字育不知人固有嫁而不字者未有不嫁而字者未可以嫁而不字為貞也隂陽相偶其常也非終不字當屯之時不肯苟合遲之十年之久乃反其常班列則非一馬震坎馬也互坤亦馬也四馬則行三馬則雖班列而

難行如者形容之辭亦全卦之象以二四上三爻有其義故取其象六三當屯之時逼近於險尤不宜有往而才弱志剛不中不正上无應而妄動如即鹿者无虞人為之導引惟陷入於林中耳傳曰以從禽也以其貪而逐利也當屯之時人之希冀非分者多矣惟君子為能審幾常人則利令智昏矣周禮以禽概獸易凡言禽皆坎象鹿亦禽也離為網罟卦有大離之象卦之諸爻皆與陽為比應惟六三承乘皆陰互

坤迷而失道又互艮為山震木亦林中之象艮止震
動三在動静之間幾也又震為震悔臨之六三豫之
上六或震或互震皆有震悔之意當屯之時有濟天
下之志者无不延攬英雄艮臣亦擇主而仕九五雖
在上而處險陷初九得民於下有勃興之勢四比五
而應初若其屈巳求賢往而有合澤被生民此亦士
君子得志行道之時也易凡言婚媾以爻之隂陽而
言陽求於隂故初求而四往也卦雖以自内之外為

往然據初之來者而言故以四為往為明故傳曰泉而往初為卦主得民於下象曰勿用有攸往爻曰居貞无反往而應四也管仲事桓公孔子稱其仁百里奚去虞之秦孟子稱其智卦貴於知時也坎在下為水在上為雲為雨膏坎象也九五一陽陷於二陰之中非无膏也陽氣陷於內而不能發散於外故曰屯膏人君馭世之大權恩威也當屯之時恩威之權已去惟宜正之以漸若不度德量力欲驟有更張以振

積弱之勢讒人傲倖傾險邀功徒激禍端不亦凶乎物不能兩大下之一陽興則上之一陽消勢之極重不可反而聖人之心未遽已也故著小貞之義其實不能大貞何由出險故於上爻言屯之窮上之乘馬班如思戀故主呼天而无可如何此亦忠臣義士致命遂志之秋也傳曰何可長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坎為血卦又離之反閉目而泣三陰下垂漣如之象處屯之終同為坎陷不能去不忍去有乘馬班如之象

世運如此凶可知矣故不言凶也以屯之六爻言之初濟屯者也五屯之位也六屯之窮也於二曰貞於三言幾於四言明貞而不安合幾而不妄求明而不昧於所往處屯之道盡矣此聖人示人觀象玩詞之要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水氣蒸而為雲雲雷混合故不言上下陰陽之氣欝結不舒勢將散而為雨君子解天下之紛難運籌謀

略往復綢繆如理亂絲而使之就緒雲雷之欝結將化而為膏澤之霈也

䷃

蒙亨匪　蒙山下有險　初六發蒙利　利用刑人以
我求童　險而止蒙蒙　用刑人用說　正法也子克
蒙童蒙　亨以亨行時　桎梏以往吝　家剛柔接也
求我初　中也匪我求　九二包蒙　勿用取女行
筮告再　童蒙童蒙求　吉納婦吉子　不順也困蒙

三瀆瀆　我志應叶雍也　克家　六三　之吝獨遠實

則不告　初筮告以剛　勿用取女見　叶慎也童蒙之

利貞　中也再三瀆　金夫不有躬　吉順以巽也

瀆則不告瀆　无攸利　六　利用禦寇上

蒙也蒙以養　四困蒙吝　下順也

正聖功也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

不利為寇利

御案

山下有險險而止以卦象卦德言也凡人行乎周道則途明行乎山蹊之間則昧於所之故爲蒙也蹇險在外爲見險而止蒙險在内則入於險而不能行必問途於已經也而即此蒙之六爻以言治蒙之道則又有亨之理九二以剛中之德爲治蒙之主彖詞指治蒙者而言我即九二也如屯之初九爲濟屯之主故傳皆爲初而發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不亨故蒙

教者以亨蒙之道行時中之教當其可之謂時故亨也亦為治蒙者言也皆指二也朱子以蒙者治蒙者兩意兼舉占法隨人象之本意只一氣說下蒙者之宜求而不宜瀆亦於言外及之矣夫性者非我之所得私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然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今二以剛中為主於內而五自外虛中以應之是求我而與我之志應而中道得行也蒙者之求明如疑者之決筮筮以誠感而後應二既有剛中之德則必

待其誠心而後應之謂之初筮者童蒙志之專一猶初筮之誠意感孚初之用刑人三之勿用四之困蒙上之擊蒙皆再三之瀆也非終棄之而不教不能如五之志應能繼其志而有起予之樂也瀆字承上說作一讀不必另作告者之瀆蒙既已告矣而猶瀆是其蒙依然所以不告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如是則蒙亨蒙亨即治蒙者之亨也以剛中表九二之為蒙主也利貞利以正養之也蒙

之天性純全止而未發如山泉之源清而靜以中正養之使不失其赤子之心作聖之功也橫渠曰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程子曰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理无有二也

文王彖詞以童蒙為蒙指六五也周公又分各爻言之卦之初爻於位為最下於事為方始下民之愚治蒙之始也已蒙矣欲開發之非用嚴則人玩傳所謂正法非必逞其刑威也示以法之不可犯而已桎梏

非必桎梏之也束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而已易虛象也説桎梏以往則蕩然无所忌憚矣治人不治以寛失之各道也聖人立教以身先之以寛敷之未有先之以刑者此為蒙言也卦象為止其險互震為刑威坎為桎梏九二有剛中之徳陽明陰暗羣陰之所歸附以斯道覺斯民有教无類天下所以无棄人也包蒙如包荒之包以九二一陽爻對衆陰爻而言也聖人雖樂育為懷而人之才知不齊惟五之虛中能

與九二之志相應聲應氣求如琴瑟之和鳴此納婦之吉以二五相應言也陰陽之義取象於夫婦陽明陰暗暗者求明敷教而得英才如治家而得婦順皆可不孤矣子克家即承上二句言夫此包蒙納婦之吉於治家之道為更宜蓋他人之蒙或發之或擊之甚則斥絶之惟家人之蒙未可過嚴以傷恩義故惟一切包含從容調劑以俟其自化卦互震為長子剛而得中則閨門雍睦上下賴之矣傳曰剛柔接也言

剛柔之情相交接也泰之三曰天地際也解與坎皆曰剛柔際坎蒙皆互解然曰際猶遇也接則情相洽矣九二為治蒙之主雖曰包蒙又非无所分別也六三正應在上而暱比於二不中不正此傾險之小人利慾薰心昏蒙已甚如女之失身而不顧也咸之彖曰取女吉以其感之專也若三則二三而不可測矣取是人而教之不惟臭味之差池方圓枘鑿之不相入而見利忘義將无所不至如邢七之於伊川胡紘

之於考亭是也上九處无位之地九二陽剛剛中為乾爻陽貴陰賤故曰金夫二於本爻為蒙主自六三而言則應外比内如屯初為居貞豫四為由豫自二五而言皆為乘剛只以本爻而論不以為嫌所謂不可為典要易中如此者甚多屯蒙反對六二六三皆比下應上屯得中得正遂高不字之貞蒙不中不正遂有失身之醜易於剛柔之爻多取婚媾夫婦之象葢君臣朋友之間二心之臣子見利忘義之鄙夫皆

在所絶之倫矣是二三兩爻皆言蒙也未有諸爻皆
言蒙二首言包蒙忽言納婦三又言取女如是其支
離不類也且不獨此也凡卦爻皆當作如是解傳曰
行不順謂其拂乎常理也人性皆善惟囿於習俗則
迷而不反六四以陰柔之質處重陰之地居羣陰之
中未奉教於君子所習見習聞者无非庸鄙陋劣反
足以蔽錮其心思卦之羣陰或比於陽或應乎陽而
惟四不相比亦不相應傳故曰獨遠實也陽實陰虚

四不近二虛而无所得也然則父兄之於子弟不令其出門有功求賢師友之益是棄之也若夫賦質昏庸困而不學見聖而不克由聖亦近而遠矣艮為小子童蒙之象然易虛象也非果童之蒙也凡人之質性醇篤嚮道專一者皆是也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顔子之愚非愚也如童蒙之天真未漓故曰童蒙下應九二則與教者相説以解蒙所謂志應也傳曰順以巽巽入也順從乎循循之善誘而言之易入

也上九亢陽獨在卦外此梗化之頑民蒙之極而為寇者也不但刑之而且宜擊之以治蒙而言陽剛在上亦擊蒙之象聖人之於顓蒙初則發之中則包容之至於終不可化誨則擊之而已然窮治之太過是彼固寇而我之戕賊無已亦為寇也彼險而在下或負固不服或梃而走險為患滋大君子之治小人服而舍之詩云薄伐書欲並生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張湯杜周秦皇漢武皆為寇者也上九過剛慮其猛也

故戒之坎為盜寇之象傳曰上下順也凡卦之上爻多舉全卦以取象上止下險而中互坤順自下而言為險而止不利為寇也自上而言為止其險利禦寇也觀周公爻辭蓋盡乎天下之蒙而處之各當所謂曲成而不遺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源泉有本流而不息君子以之果行而無間童蒙天真未漓如泉之清君子養之以正保其良知良能以

育其德

䷄

需有孚　需須也險在　初九需于郊　需于郊不犯
光亨貞　前也剛健而　利用恒无咎　難行杭也利
吉利涉　不陷其義不　九二需于　用恒无咎未
大川　困窮矣需有　沙小有言終　失常也需于
孚光亨貞吉　吉　九三需　沙衍在中也
位乎天位以　于泥致寇至　雖小有言以

正中也利涉　六四需于　吉終也需于
大川往有功　血出自穴　泥災在外也
也　九五需于酒　自我致寇敬
食貞吉　上　慎不敗也需
六入于穴有　于血順以聽
不速之客三　平聲也酒食貞
人來敬之終　吉以中正征
吉　也不速之客

來敬之終吉

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之為卦聖人示人以義命自安之學也夫人之所以不能需者躁進也其所以於沙於泥於血明知有險而冒進犯難而不知止者其亦必有所為矣夫坎之在外也傳以為險而爻以為穴險則陷也穴則所安也相反者也不知天下至險之中有穴焉人以為

穴而不知其險是以爭入焉而不需也所以陷也夫子以剛健而不陷釋之夫剛健則勇於進而易陷乃曰不陷何也蓋天下惟隂柔者動於欲而易陷剛健則不屈於物欲而以剛制之不輕於進所以不陷也以二卦之象言則坎為險在前以處需之道言則坎之陽剛為中實傳曰位乎天位是以坎中之一陽為有孚為正中也凡人所以不能需者妄也有妄念則妄動有孚則誠信中存以義命自安剛而正中无畔

援歆羨之私物不得而蔽之亦不得而累之此中光明磊落无入而不自得不亦光而且亨乎或曰光亦元字之誤位乎天位以九五言也蓋其所處者高明峻絶與天為徒矣凡言貞吉有貞而始吉者此則貞而且吉利涉大川傳以往有功釋之蓋需非不往也需而往則健而不陷矣以涉大川言无貴於需也餘見要略

卦以險在前為需郊沙泥血皆以漸近乎險而言郊

最遠於險初以陽處陽慮其躁也則曰利用恒二雖小有言以剛中而不遽進故得終吉三不中而冒進汚穢之區寇所據也貪而近之故足以致寇四柔而得正故知難而退血非見傷所處險地耳上六爲穴則四有在穴外之象乾爲郊近水有沙坎爲溝瀆爲盜爲血卦有其象初之傳曰未失常无恒則失常矣二曰衍在中葢雖近險而胸中綽然寬裕徘徊而不遽進也三曰自我致寇言其輕進也敬慎不敗所以

戒也四曰順以聽以出自穴而言觸險而知懼穴人所安也出而不與之爭安於命者也四之柔而得正也九五之陽剛中正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人之有所需不能遽如其願也往往焦勞急迫飲食居處皆不得所安五之中正无將迎无意必安其日用飲食之常自適其適而已坎之維心亨也需有飲食之道故曰酒食穴所安也程子之言是也需之終故不言需而言入需之久而得所安也小過五六公弋取彼

在穴是穴為栖息之所便安之地人之所欲也若據之而專已自肆安能終得所安乎三人下之三陽也上與三應陽性上進而急亦若需之久故不待速牽連而來客雖不速亦非无因凡客之來如其來者多訝之而三陽之剛非陰柔所能勝故敬之終吉九五當位其需也終當有為上无位入於穴則退處於隱僻之處而已无位之人易見欺凌敬則不大失易所為設卦以盡情偽也坎為隱伏故曰穴卦言需非陷

於險也故彖言亨吉爻言无咎言貞吉言終吉此卦義也若如坎之入於坎窞則其辭必危安得終吉乎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能為雨必待陰陽之和无所為也凡人於時之當需或欲速躁進而不安飲食宴樂安之也不然則君子之志荒矣

訟有孚　訟上剛下險　初六不永所　不永所事訟

窒惕中　險而健訟訟　事小有言終　不可長也雖
吉終凶　有孚窒惕中　吉　九二不　小有言其辯
利見大　吉剛來而得　克訟歸而逋　明忙也不克
人不利　中叶征也終凶　其邑人三百　訟歸逋竄也
涉大川　訟不可成也　户无眚　六　自下訟上患
利見大人尚　三食舊德貞　至掇叶斷近也
中正征也不　厲終吉或從　食舊德從上
利涉大川入　王事无成　吉也復即命

于淵也

九四不克訟　渝安貞不失

復即命渝安　也訟元吉以

貞吉　九五　中正征也以

訟元吉　上　訟受服亦不

九或錫之鞶　足敬居卿叶也

帶終朝三褫

之

險而健卦德也以二體言一險一健兩相遇未有不

訟者也以一卦而言內陰險而外剛狠亦好訟者也故名之曰訟所謂設卦以盡情僞也有孚訟之本也若无孚信而徒逞其虛誕之詞是譸張爲幻奸民之尤其能免於刑戮乎惟有孚在我之理實可以自信而後可訟以求伸然即我之理直亦宜窒其忿激之念存警惕之心寅畏周慎平心和氣爲之辯理以聽上之申斷若以理直而忿爭或觸在上之怒或生意外之患皆足以敗事中吉者得其情理之平而止不

可過也此處訟之道也夫子以剛來而得中釋之葢論成卦之義則坎為險論處訟之道則中實為有孚需陽在上則位乎天位為光亨坎陽在下陷於隂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為得中終凶以上之已亢也利見大人以九五之中正也不利涉大川以實乘險健而陷也訟而行險以僥倖自敗之術也卦皆有其象故繫之詞夫聖人所以為訟計者如此乎反復詳盡也夫子於彖傳又發明作事謀始之義人未有卜

訟而即遇訟者也苟有觀象玩詞之功則不必卜而於訟也吉矣且可以无訟矣剛來已見易論

初才弱位卑不好訟者也處訟之時不能无訟而不敢終訟凡好訟者或貪利或剛狠其始不慎遂牽連而不可解經年累月失業耗財後雖欲已而不可得傳故曰訟不可長也所以謹始也至於訟則自不能无是非爭辯然初不好訟而比二應四或即平於鄉里或見直於有司其辯易明是以終吉也九二與九

五相値以剛敵剛當訟之時爲訟上之象上下天下之名分也而或干之罪之大者宜其不克也歸而竄伏於其邑蓋亦自知其罪之不可逭矣然負訟上之罪而逋逋而免非法也蓋猶有後患之隨至焉凡人之好訟者未有不喪其所有者也況訟上乎其邑人三百戸非寡約自守也蓋訟上而受削奪之禍所餘者僅此是自干罪也傳故曰患至掇也若其罔有悛心不至盡喪其邑不止以其剛而居柔與四之不克

訟復即命同其歸而逋必能悔悟不敢終訟以抗其上故曰无眚周禮有削邑之罰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坎本坤體又為隱伏一陽自外來處其中有逋竄之象大有之三言公則二亦卿大夫之有采邑者坤為邑其數十井地之法以里為率畝以百計皆坤之數大田之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王制方十里者為田九萬畝以田計戶為九百戶坤又為虛邑陽實陰虛今曰三百戶蓋削三分之二而餘一存一陽於二陰

之中是於坤數之中而得三百戸也王嗣輔之說傳義因之諸家或謂既竄則不株累其邑人因文解義雖若可通然不得卦之情與象之意則何以必言其邑人而且曰三百戸是詞為贅設矣且逋而无患傳何以云患至又文為敵剛故傳有自下訟上之解其餘諸爻當各以其位而言解者拘泥遂謂初與四訟二與五訟三與上訟是天下无不訟上之民而无等爽之訟矣六三柔不好訟食舊德德猶澤也坎之中

實於需於困皆為酒食於井為寒泉於節為甘泉源深流遠三據其上如公卿之苗裔守其先世之井疆餘澤安分自養於物无爭而乘承皆剛時見侵凌貞而亦厲益不訟人而為人所訟者然柔而不爭正如溫飽之家畏威寡罪聽從上命不敢深較故終吉貞厲終吉各自為句爻辭如此者多不必以貞厲二字分屬上下傳曰從上吉與上應也敵剛者有患則應上者吉矣或從王事二句坤爻辭重出九四位高剛

而不中亦好訟者也居上凌下於義弗克以剛居柔亦不敢終訟又密比於九五中正之大人則亦不能自遂故始訟而仍順命但既剛而不中乾體又健則其即命也亦迫於不得已強制於一時而其剛愎倔強之心終不能自克故又為之戒曰宜變易其好訟之初心化其險狠之故智而以義制之以安其素分又貞固守之不易勿惑於人言而致後悔如是則吉矣甚矣忿之難懲而聖人之勸戒深也訟獲吉幸矣

未可以言元吉也九五位尊聽訟者也有陽剛中正之德公與明兼之淑問如皐陶吉孰大焉周禮有諸侯卿大夫之訟上九在上而訟以訟受服訟之大者或者未定之詞剛而終訟无論不克即或克而受服其辱更甚𢹂顧失之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夫命服者所以彰有德故可敬以訟受服尚足敬乎傳以服釋鞶帶乾為衣為圓離有文明之象在腰腹之間帶之華美者也故用亦言赤紱鞶帶雖貴重之物而臨險

陷隕墮不遠矣故有終朝三褫之象上爻統全卦而取象也三一陽爻之數易於訟之一事彖之詞繫而不殺爻已盡乎訟之情狀初下民之訟二犯上之訟三外侮之訟四淩下之訟上在位之訟爻於初則示之以訟不可永也二則戒之以上不可犯也三則示之以守舊之宜也四則示之以上命之不可違也上則戒之以訟不可終也諄諄戒諭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吉凶同患之意千百世猶將見之而訟之情僞无

不曲盡作易者其知盜乎傳所以嘆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水東注原不相合所以訟也蓋其始之不慎也君子謀之於始所以絶其源也

䷆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

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沖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

輿尸貞凶　當也大君有

上六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

命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必

小人勿用　亂邦也

以一陽統衆陰於上為君之象以一陽統衆陰於内為師之象地中有水井地也古以田賦出兵車亦師之象師所以征不服必已之正然後能正人之不正不正則為貪為忿為驕為黷武其凶可知故莫要於

貞三軍之命懸於將軍之手則任將要矣新進者輕而寡謀非如尚父之鷹揚方叔之壯猷安能勝任師行不无殺戮弔民伐罪則无咎不然雖吉而其咎大矣只此數字而千古行師之道盡矣傳曰以衆正衆不可恃也以之以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以九二言所謂丈人也剛則威克愛中則寛濟猛五應之則任之專羣陰應之則服者衆行險而順以卦德言如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雖不无誅戮而民

從之矣吉又何咎乎九二爲卦主彖皆爲九二發也
然反之則如諸爻之凶故彖包爻義諸卦皆然
初六師之始出也師出以律程子兼興師行師兩義
言爲盡師以義動而有紀律則吉反是則凶於其出
師之始觀之不待兩軍相接而後勝負可決也卦之
初上有只以其事言者初師之始上師之終又多就
全卦以取象有行險而順之象又有衆陷於險之象
惟視乎以律不以律而已人主之興師命將與將之

行軍皆在乎愼之於其始也九二一陽處羣陰之中

軍師之象陽剛中正知勇全而恩威並濟叅之吉而

无咎皆兼之矣處內卦之中亦運籌幃幄之象傳曰

承天寵也五為天位二上應六五君寵之為將克勝

其任行師而吉也王三錫命五下應於二於其有功

不待行賞之時於其師中即有錫命之榮也傳以懷

萬邦繹之明其所以錫命之故征不庭而萬國享王

厥功大矣卦之所謂王與大君即指六五王不在師

中无其象有其位雖不中制恩威之命自天子出將

將者也且大有之尊位臨之大君離之王六五之為

君者多矣六三師或輿尸程傳訓衆主為合葢此爻

又須與六五參看弟子輿尸與長子帥師對言非任

弟子何以致凶且辭皆豫戒若以輿尸為敗績則凶

字為複矣自古行師凡大將之在軍中偏裨皆其統

屬无有敢違其節制者六三一爻與二同處内卦而

踞其上復容叱之葢出於人君之所使如後世監軍

觀軍容使之類所以能掣其肘觀於六五之弟子輿尸而傳曰使不當也則知弟子其所親昵之人出於君之所使即六三也然其才柔而志剛才柔則不勝軍旅之任志剛則自用以不中不正之人而逞其意見參謀帷幄一國三公不敗何待此其義也所以凶也凡行師兵權不一者往往致敗師任大人則吉矣輿尸者意外也卦有是象故或之疑之也訝之也四以柔處柔為得位坤體又順故左次无咎右為先左

為後乾為先坤為後左次非奔北也非退縮也葢特重而不敢輕進所以无咎行師之道與其冐進而喪師毋寧詳審而後發六五君位總六師而將將者也易凡言田皆田獵以田為田中葢沿王氏之誤恒九四言无禽此言有禽言田而當有獲也柔而得中非恃強以凌人師直為壯可以有功如田而有獲奉辭伐罪師出有名利執言也然必得其人而任之專乃可成功二五相應長子已帥師若又用弟子輿尸師

雖貞亦凶蓋用長子而以弟子牽制之鮮有不敗者任長子者君任弟子者亦君也六五隂柔故戒之卦凡坤震或互坤震多言田言行師征伐車馬震動之象又卦凡言禽皆坎象一陽為身二陰附之為足言或作之又詩有執訊或遺倆旁也上六師之終飲至凱旋論功行賞之時功大者剖符分封功小者食邑承家无功者不得冒濫故曰以正功也小人勿用非即有功之臣也亦非封之而不用也夫古之將帥即

命卿也其簡任之久矣小人之不可用長國家者之至戒何為於師言之又於師之終言之蓋此小人即輿尸之弟子也不惟行師之時不可用即論功之時亦不可用此等小人善於忌人之功如東漢之諸常侍是也若聽其言則輕重倒置且賊害忠良功臣解體若使之冒功倖進則為害更不可言傳曰必亂邦也其為天下後世慮至深遠矣五為君位而命在卦終坤為開國互震為長子為承家陰陷陽小人用事之

象師之一卦始之出師終之振旅君之任將將之行軍莫不詳盡蓋行師之龜鑑而戎行之韜畧也彖爻之吉皆以九二言卦象陰多陽𡸁兵凶戰危故爻屢戒其凶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比皆言井地有溝洫澮川而水有所容旱潦有備有井地而民有里居各有以為養矣

比吉原 比吉也比輔 初六有孚比 比之初六有
筮元永 也下順從也 之无咎有孚 他吉也比之
貞无咎 原筮元永貞 盈缶終來有 自內不自失
不寧方 无咎以剛中 他吉 六二 也比之匪人
來後夫 也不寧方來 比之自內貞 不亦傷乎外
凶 上下應雍也 吉 六三比 比于賢以從
後夫凶其道 之匪人 六 上叶常也顯比
窮也 四外比之貞 之吉位正中

吉　九五顯　也舍逆取順

比王用三驅　失前禽以常也

失前禽邑人　邑人不誠上

不誠吉　上　使中也比之

六比之无首　无首无所終

凶　也

九五一陽得位為上下五陰之所親比故曰比原初

也孔成子筮立君亦以初筮為觧五為比主比吉為

所比者固吉比之者亦吉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言比之所以吉也凡比人者未有不審所從者也如筮焉元大也人之才德出衆足以長人者元也九五以一陽首出於羣陰之中有剛中之德位乎天位人誰不依歸之卦惟一陽舍比无可比者不待再計而決也若於初所審度見爲元者而比之且專一永久貞固而不二如是不特吉而且无咎也如高光之時羣雄僭竊識者知帝王之自有真故能垂名竹帛圖畫丹

青且又不特我之以為宜從也凡天下之不寧者方來而後焉者且凶也隂若无陽為之主未有能寧者也上下應殊方異域之君長莫不率從非但下順從也以隂陽之文言隂從陽也後夫凶以爻位言上六處卦外又險之終有負固之象後夫如云不來者耳聖人於人之悔過自新者未有不容納者也必不以其後也而拒絶之人之來也聽之不來也聽之非必兼並之也然聖人應天順人萬國來同不來而自為

雄長執必即於惛淫殘虐一方亦王法之所必誅也如容如祟如奄是也凡人臣之昧於擇主者皆後夫也萃與比相似萃有二陽故萃之情不專而五為萃主必有元永貞之德乃得悔亡慮其有未孚也故不言筮而直言元永貞若比惟一陽正而且中已有長人之德顯比而不求比而上下自應之人之比我與否何假於筮故吉无咎凶皆他人筮所比之占辭是萃之元永貞為致萃者言也比之元永貞為筮萃者

言也辭同而義異卦中如此者多比吉也比字衍比吉當在輔也之下

五為主爻初六最遠於五而其比也最先凡人於其初時相從之人未有不加意待之也凡人之初從於人者亦未有不輸其誠以結主知者也故曰有孚陰以應陽為孚如是則无咎傳曰比之初六非但舉其爻初六二字即與自內外比顯比同義葢惟其初所以吉也有他吉自其始而要其終也言果能即其初

之有孚而充積之事事无欺始終不二則終有他吉之來耳自外而來不期然而然意外之喜也初以全卦取象坤為土為腹中虛有缶之象虛中信之本卦之中虛直通於五積誠感通有盈缶之象五獻之尊缶在門外下也為堂上所挹注積其誠以供上之任使也比者親厚之意況比之自内乎如椒房肺腑之親是也則愈為親暱而易流於洽比矣六二上應於五有中正之德則貞而不自失矣三不中不正承乘

皆陰而又應上故曰比之匪人終流為小人之歸矣
不亦傷乎二應五而四比五故二内比而四外比四
柔得正故曰貞比易憐於私九五以一陽為羣陰所
依歸有陽剛中正之德開誠心布公道而人自順從
之非邀結也其以禽取象與師同天子之田不合圍
前一面不合入者往後出者向前入者從人而順出
者背人而逆王者至公无私人之從者撫之不從者
不強如田之於禽順而入者取之逆而出者舍之也

此言其遠者也若其附近之邑人見上之人有中正之德亦皆被无偏无陂之化而協於中不待告誡而自順之是其比上也不但革面且革心矣武王所謂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比之至也傳故曰上使中也坤為邑為衆為順師禽在前比禽在後有其象上六獨在卦外反乗乎五是不比於五而亦欲為人所比者所謂後夫也然以陰柔居上无元之德不足以長人如此人而比之其後必有載胥及溺之患豈能有好

結局乎故文言无首而傳以无終釋之所以凶也象之後夫凶為上六言也以其不比於五也比之无首為比後夫者言也陰比於陽陽為首凡比人者皆陰也以陰比陰為无首比之者无終為所比者亦无終同歸於凶而已文惟九五為比主為人所比者故曰顯比餘五爻比人者也故皆曰比之萃之上從五說體也比之上為後夫險體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井地區分邱甸同成先王以封建方伯連師大小相維而諸侯親睦矣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叶火剛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抗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叶癈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叶魚記也

征凶

畜止也乾在下健而上進巽在上以巽順畜止之如畜君之畜六四以柔居柔為得位陰為小陽為大艮剛卦止體以剛畜剛故曰大畜巽柔卦順體以柔畜剛故曰小畜此名卦之義也健而不巽則不能入剛而不中則與物多忤志豈得行健而巽剛而得中如是則志得行畜之久而必亨矣小畜尚柔剛健以卦德文位言然文辭曰復自道則畜之者為以道非剛

健則順從矣四之志行正也但健而巽剛而得中耳以卦之才要其終而言則有必亨之理而有不然者時不同也葢陰陽二氣之交感必陽氣下降而後陰氣上升陰氣上升則陽復降而為雨東為陽方西為陰方雲皆乘風而升自東方則陽氣挾陰而上故陰陽和而雨自西方則陰氣徒升而不雨又泰之三陰則天地交小畜一陰則不能畜陽陽氣上升而散不能降而為雨擬之人事人主虛心求賢然後賢才登

進諫行言聽膏澤乃下於民若不量可而進未信而諫安能感通而有膏澤之施乎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如此卦是也自我二字文王葢自嘆其誠意之未孚不能使其君之一悟而一改也夫子釋之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凡將雨之時多燥熱陽氣之下墜也今雲雖密而尚往則畜之未盛故陽氣散而不雨也自我西郊則陰唱而陽不和雨之施未行也陰雲之密布太虚者山澤之氣故曰山

澤通氣屯之坎為雲需之坎為雲此卦互兊亦為雲

一陰得位而上下應之為密雲之象巽為風互兊為

西乾為郊風起自西方而雲亦升自西郊也

初九陽剛銳進者也而上應於四為所畜而不進故

曰復四柔而得正以巽順之道畜止乾健而初以陽

剛得正亦能以道自制而即乎義理之安此不自用

而舍已從人自勝之為強也又何咎乎九二剛中亦

能安於所畜又與初同體若牽連而復不致自失其

中也三不中正近比於四勇於進而不顧其安者也
而四不強制但以柔順畜之如説輿之輻使自不得
行至於反目相爭而不合則畜之難矣乾為大車為
輪輻宜作輹車中伏兎銜軸運轉行則駕之止則説
之陰爻中虛如輹空懸故曰説四為畜主故主四而
言夫妻爻之陰陽也互離為目巽多白眼互兌亦仰
巽若兩人之反目三之躁進不安於畜反目而爭然
而非四之罪也三不中而四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三之謂矣傳故曰不能正室也夫妻亦虛象傳就而釋之以明咎之在三耳六四以巽順之道止陽之剛健者也以陰畜陽危道也正言讜論未必相從惟積誠感之從容諷諭婉而善入庶可轉移不致見傷所憂者可釋而已亦可告无咎矣所謂畜君者何尤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承九五四正而五中傳故曰上合志也互離下伏坎坎為血卦離為乾卦故曰血去互兊為說故曰惕出五為君位陽剛中正故樂有四

之獨違不惟有孚而且攣如交孚而无間也富以其
隣忘其勢分之隆尊德樂義愈有以獎臣子之忠順
上卦以巽順畜下卦之剛健似不應反上畜九五然
傳曰上下應爻辭則多本卦名如履則六爻皆履臨
則六爻皆臨遯則六爻皆遯此卦又以六四為主爻
傳之上合志已有明文矣故諸爻皆本六四而言其
位不同故畜之有難易畜又為畜聚巽為近利市故
曰富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雨矣尚往者處矣夫以

柔順畜陽之剛健此非知力之所能也惟尚德者能任之也所謂德至公而无私至誠而无妄方能承載而畜之也然以隂而畜陽此危道也雖正亦厲况既雨既處則是畜道已成雖以伊周之聖任則阿衡親則叔父或驚心於寵利或慨想乎明農而况餘人乎若忘乎盛滿之戒遂侵威福之權則隂之盛必疑於陽禍患將至君子於此時而往是昧於盈虛消息之常必貫禍矣此古之明哲之士畏名勢而遠引也故

曰有所疑也慱陸江陵終身秉政卒遺身後之禍皆不明於此爻之義者也一陰不能畜衆陽至於上九則畜之極陰入於陽得陰陽之和故曰既雨互兊也小畜互中孚中孚互歸妹故此三卦言月幾望而小畜凶歸妹吉中孚无咎何也葢月有盈虧日无盈虧象懸乎日而義規乎月此卦與中孚皆互離有日麗中天之象卦位坎離相對月自下望之不退讓則為日所蝕小畜上九亢而不正征則凶矣中孚得正惟

絕類而比上乃得无咎善補過者也歸妹見坎互既濟月借日光有交光之象故吉辭同而義異也巽陰卦為婦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風披拂烟雲變化星日光華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有威儀文辭之美

☰
☱

履虎尾　履彖履剛也　初九素履往　素履之往獨

不咥人　說而應乎乾　无咎　九二　行願也幽人
亨　是以履虎尾　履道坦坦幽　貞吉中不自
不咥人亨剛　人貞吉　六　亂也眇能視
中正履帝位　三眇能視跛　不足以有明
而不疚光明　能履履虎尾　也跛能履不
也　咥人凶武人　足以與行也
為于大君　咥人之凶位
九四履虎尾　不當也武人

愬愬終吉　為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

九五夬履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

上大有慶也

文王名卦之義以象而言古人之履前後皆護其足卦有履象故曰履猶乎鼎井也柔履剛以二體

言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憂危之詞至履虎尾而極然以和説履之雖剛猛如虎亦不至咥人則世无不可歷之險矣夫易以陽為君子陽剛者君子之道而以柔應剛徒免於禍何也曰所謂陽剛者以其不屈於物欲故君子以自勝為強未有以暴虎馮河為剛者也夫所履者虎也有未可以常理論者孔子之於陽虎桓魋是也文王當紂之時亦内文明而外柔順剛中正以九五而言以

二體言之天至高澤至卑尊卑之分也有君臣之象焉故傳又發此義大象亦以辨上下而言亦如他卦之推說時義也九五陽剛中正德之至善者也以此履至尊之位下皆說而應之又何疚焉此所以立千古為君之極也乾之剛健為龍亦為虎必以艮為虎而言兑錯艮反謬解卦義此來氏之妄也

履行也故爻皆以行為義素如素位而行之素處下

位卑率其現在所居之位而行不躁進不僭越如是則雖遇剛狠之人而亦不遭其忌刻又何咎乎初剛而得正也夫人之所以失其素履者隨俗波靡焉耳故傳以獨行願也釋之九二剛而得中益其胸中廓大寬平无偏陂反側之私如履乎周道之坦夷无入而不自得其氣象最為可味其曰幽人二在下卦蕭然物外不攖世患貞而吉也傳曰中不自亂益由跡以推其心也六三之義至為難明益文傳一一釋之

今亦惟以傳釋之毋庸作別解也三以柔居剛才弱志剛如眇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跛能履而實不足以與行強不知以為知強不能以為能冒進犯難以是人而履乎危險之途徒觸強暴之怒而買禍鮮不及矣以一卦而論為說以應乾以一爻而論則以柔處剛而不中不正互巽為覆兑適當口位乾為首履其尾則首應有咥人之象故曰位不當然三在下卦之上說以應乾有從王之象以常時而論不宜犯強

纍之錡以當官而論則患有不避或虎賁之臣急君父之難或介冑之士奮死綏之節效命捐軀豈避嗟人之凶而臨難苟免乎夂固有兼兩義者言亦非一端也傳曰志剛以柔居剛外柔而内剛其志不屈也離為目在上半互在下眸子不中不正眇也互巽為股兌為毀折股傷則行跛也以一陰而進犯三陽說以犯難忘其死也離為甲冑為戈兵武人之象三志剛故為武人之為四以剛居柔志柔故為愬愬之行

愬愬恐懼貌不攖其鋒也故終吉九五彖傳以中正言則為履帝位而不疚文以履之位言則五在履前前行蹴物多見損傷傳故曰位正當也夬決也聖人之於事也熟思審處惟恐有失雖唐虞之廷不廢吁咈五以剛居剛事惟獨斷輕於自用馮權藉勢一於用剛則所遇无不摧陷而下以說承之故雖貞亦厲上九舊說皆以為履道之成以視履考祥為一句其旋元吉為一句今按視履與素履夬履一例為一句

考祥其旋作一句讀元吉作占辭與諸卦同旋如環之旋轉一周也視履者遲迴審顧若人之行路自上視下擇地而蹈周旋蟻封殆无失足若任意冥行鮮不蹶矣上九履之終愼終如始不敢踈忽考察其行自始至終一一周盡事理无不安祥妥協如是則所行完美无有缺失不亦元吉而大有慶乎不然則亦安能无悔吝也是視履二字甚為着力文辭意存警戒非言履道之成也乾為首離在下有俯視之象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上下之分之覺絕未有若天澤者如是而後民志可定也

䷊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遐徒𢘋切

而其志同也 遺朋亡得尚 也无往不復
内陽而外陰 于中行 九 天地際也翩
内健而外順 三无平不陂 翩不富皆失
内君子而外 无往不復艱 實也不戒以
小人君子道 貞无咎勿恤 孚中心願也
長小人道消 其孚于食有 以祉元吉中
也 福 六四翩 以行願也城
翩不富以其 復于隍其命

隣不戒以孚　亂也

六五帝乙

歸妹以祉元

吉　上六城

復于隍勿用

師自邑告命

貞吝

泰之義彖傳已明夫天尊地卑者形也而其氣則上

升下降而始泰君尊臣卑者分也而其志則君禮臣忠而始交不交則否天地萬物之情莫不如是矣又周繫辭只言人事而否泰亦天地之氣運天道人事一也故傳兼言之此彖傳諸卦上下往來之義所自仿也

初九泰之初君子進用之時而曰拔茅者茅陰物小人之象上之三陰是也傳曰陰外否曰柔内皆指小人也茅一物也在泰指君子在否又指小人者泰之

時小人在外如茅之閉塞正路者皆拔而去之除其根盡其彙內卦純陽而无陰此君子可以有為之時故征吉夫聖世之於小人亦非必深惡而痛疾之一一討而誅之鋤而去之務盡其類也舉一仁而不仁者遠矣傳曰志在外也即外之小人也泰之時小人在外則君子彈冠而相慶也昔桓帝徵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物此志也九二剛而得中為泰之主故於此備言保泰之道包荒荒者

茅之象也小人雖在外亦皆使之各安其分各遂其生不苛求不窮治剛而得中也治小人過刻而被其反噬者多矣用馮河泰易溺於晏安憂盛危明夙夜匪懈不敢自暇自逸馮河者手足不稍休然後可濟稍休則溺矣故取以為象乾之健而不息也人以為泰而君子之憂危若涉深淵乾之惕也互兌為澤互震為動震動於澤之中有馮河之象不遐遺泰之時所統者衆所治者廣易於遺忘坤為衆而處外地之

遠而人之衆也剛健之精神有以周之庶事皆得其叙遠方皆從其化然後可以无慮二為卦主居中而運於外之象朋亡三陽在内同德相濟而非朋黨也陽剛之中正也中得兼正此四句只形容一個陽剛中正自治有不息之強而處事有精詳之美於異己者有包荒之量而同已者无朋黨之嫌是不亦光大已乎以此保泰可以長治而久安矣文傳舉首尾以該全文此例甚多无平不陂剛之自易而險也无往

不復柔之自外而內也三在上下之間故傳曰天地際也泰久則人心安肆聲色貨利將啟怠荒之漸小人得假之為倖進之階人事駁故天運亦駁亦惟盡人事以維持之艱則憂勤惕厲而不敢康也貞則自始至終而不敢怠也庶乎可以无咎矣天運循環亂極則治治極則亂治之機常開於極亂之時亂之萌常伏於極治之世平陂往復此理勢之必然而不爽者所謂孚也苟自恃其已治已安驕泰日生不恤其

孚若曰是无足憂如是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安能坐享泰之福乎此聖人所以深致其戒於否泰之間也勿字是設詞又易勿字多作不字解如勿藥有喜勿問元吉立心勿恒是也皆非禁止之詞語意正與有周不顯天命不佑行以哉同反詰之以決其无福若如舊說則為贅詞且聖人未有教人以勿憂而食其福者六四趙氏彥肅何氏楷皆以陰下交於陽為交泰為與傅義異卦象既以陰上升為交泰而爻義

又取陰下交為交泰則錯雜矣且不於此言小人之進則上六之城復於隍者誰階之厲乎文傳曰皆失實也明指陰虛而言否泰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傳義以為自上而下不如本彖傳以内外而言為小人自外而復於内則得矣隣指上五二陰也小人嗜利當道消之時失勢處外陰虛不富之象夫否泰二卦三四兩爻治亂之機也否可轉而為泰泰將流而為否故三戒以勿恤其孚而此爻亦即所謂孚也葢世

之治亂視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而已一君子進則衆正盈廷一小人進則羣小得志泰至於四如豐所謂日中則昃也朝廷有晏安偷惰之漸而小人有可乘之機其久處窮約窺伺閒隙飛揚跋扈欲逞其志蓋未嘗一日而忘亦不約而同一朝得志則飛騰而入相繼而起殆反復之間耳甚可畏也豈可不思患而豫防之乎翩翩輕儇之態小人之情狀也六五以位而言是宜與九二同心一德以保泰持盈者也何

以保泰亦曰任君子而已何以任之亦曰不以小人間之使柔之順乎剛不使隂之抗陽而順助乎陽而已矣故假帝乙歸妹以言之若以帝乙當九五之尊位而以歸妹為下應九二之象使柔之順乎剛也云爾如隂順乎陽不惟不害乎陽而且助陽以成造化之功天之所助者順也國家无疆之慶也何吉如之此爻正與三反不恤其孚則難食其福歸妹則受祉元吉不然帝乙歸妹已往之事聖人何取焉然則曷

為不言去小人也曰卦有其時詞因乎象泰非大也乾坤有陰陽之義泰有相交之情二五有相應之志卦有互歸妹之象故因而繫之詞焉耳且泰之時小人之跡未著不長之而已矣六五在三陰之中親暱於羣小降而下之使順事乎陽非其秉心之无偏孰能強其所不欲傳故曰中以行願也言六五之得中也是歸妹之取象猶剝之貫魚焉耳皆陰類也而說者乃以為帝女后妃之尊則固矣王姬下嫁其禮久

矣但下嫁亦於諸侯帝乙或獨以賢如堯之釐降故重以訓誡之詞後世因傳其事不然何以獨稱帝乙如是則尤與卦象合其辭則已亡矣京房傳所載亦屬傅會或曰他卦六五柔得中以應在下九二之賢卦之如此而言者多矣況泰豈非上下志同明良遇合乎曰如是則必著交孚之美曷為以歸妹言之葢卦有其義之不可易而爻有其序之不可紊故曰初詞擬之卒成之終卦之乾坤已交不待至六五而後

交也彖合二體而言爻分内外始終之位與序而言故泰之初小人退而君子進二則治泰者也三則泰之極而因為之戒者也四則泰之將否而小人之將進也上則泰之極而為否也不應於五忽著泰交之盛也故彖六四之意而言以為當此小人之勢欲張之時而能抑之使順乎陽使君子之道常長小人之道常消則庶乎泰可長保耳此爻之序也夫平陂往復者天道扶陽抑陰者人事極重不可反在識其重

而亟反之其所謂元吉亦云如是則吉耳乃泰久則驕侈生驕侈生則小人日親而難退君子日疎而難進必至城復於隍而不可返是可慨矣上九處泰之終由一陰積而至三陰廢弛之久積弱之勢如城之復於隍隳壞而不可振師以一陽為主三陽在下一國三公其命亂矣豈可背城借一以圖僥倖若下罪巳之詔號呼求援或可再集其勢如後世徵勤王之師是也雖貞亦吝矣聖人於喪亂之餘猶為之盡救

敗之術甚矣其仁也城所以自固也復於隍則宗社為墟矣前人艱難拮据積累而成而後人覆敗之忘未雨綢繆之戒也爻於三戒之於四戒之終則噬臍何及以全卦而論為陽内陰外以爻位而論則陰上陽下以陽始而以陰終泰之所由以否也隍陰象城陽象陽在陰下為復坤為衆為師為邑有其象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則天施地生天地之道盡矣然陽常若亢陰
常若伏聖人贊化育裁其過輔其不及使之常泰則
陰陽和百物生而民生遂矣此天地之不能為而有
待於人者也

䷋

否之匪　否之匪人不　初六拔茅茹　拔茅貞吉志
人不利　利君子貞大　以其彙貞吉　在君也大人
君子貞　往小來則是　亨　六二包　否亨不亂羣

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人之吉位正當也　内陰而外陽　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内柔而外剛　吉其亡其亡　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　繫于苞桑

長君子道消　上九傾否先

否後喜

也

否之義彖傳已明上下不交其志不同其為害遂至於天下无邦天地之生物者皆陰陽二氣然必陽氣下降而後陰氣上騰陰上則陽復下故地至卑也天至高也勢甚懸絕而二氣升降於中陰陽交則為和風甘雨而成生物之功人事亦然君至尊也臣至卑也君降心以求賢臣輸誠而无隱然後民情上達朝

廷之膏澤下逮否之時君驕臣諂小人間之朝无啟沃之益下情无由上達陰陽不交則造化之理息君臣不交則治化之理乖聖人於否泰二卦特揭君子小人道之消長此世之所由以否泰也亂非降自天生自小人人君亦何樂乎小人而用之乎彖之匪人

比爻辭重出

初六取象與泰同蓋猶是在外之小人也向也拔去之而在外今也拔引而在内耳非夫翩翩不富以其

隣者耶向也往而今也復則勿恤其孚者有以致之也小人之在外也君子以征為吉小人之在内也君子以貞為吉自守其正時雖否而道則亨也否則疑於不亨矣故曰吉亨易未有以貞吉亨許小人者或曰拔茅為小人貞何以指君子曰拔茅茹以其彚者否之象貞者君子之所以處否也二亦大人小人並言當否之初猶可為也傳故曰志在君也小人植私樹黨假君之威權以自私忘君者也君子之貞不苟

同於小人慮君之為小人煬也嗚呼人主莫不以阿諛者為愛我而弼違者為拂我也亦孰知其志之惓惓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乃否泰之由故皆於初爻言之且爻有其序若不於此爻言小人之進二之包承者何以突如其來也泰之九二所以保泰也否之六二所以釀否也包承者无論是非曲直而一味阿諛順從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小人之所由以吉也大人不然是非之數必分剖焉而不敢包也可否之

間必以其道焉而不敢承也則與衆忤矣此其所以否也然而其道亨矣不愧不怍胷中浩然直氣常伸而不屈不亦亨乎彼小人者枉之生耳是故吉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富貴顯榮之迹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夫吉而元吉而无咎而亨則君子所獨也否泰者時也君子小人所共處焉者初之貞吉二之否亨君子之所以處否也初之時君子之貞猶有吉也至於包承則君曰驕而臣曰諂吉在小人不利君子

貞矣將委蛇以從時乎抑亡身而買禍乎從時喪道亡身无益時既否則君子之道亦否儉德避難否乃亨也不否則不亨矣傳曰不亂羣也潔身遠引不亂羣於小人也他卦二五相應為吉否之時不相交故大人否小人則曲意順承乎上故吉而非其道之相交也故並言之包承者猶知有恥也至於包羞則辱身賤行可羞可辱之事无不包而受之吮癰舐痔无所不為盜至是而廉恥道喪世事至此尚可問乎包

承指其外包羞斥其内六三當否之時隂柔不中不正小人之尤更甚於二故曰位不當也初與二猶君子小人雜處故言貞吉言否亨至三則皆小人矣皆附於小人矣故只言包羞初之吉亨也二之否亨也位在下也四在大臣之位无可去之理欲轉否而為泰非去小人不可然是小人也已據乎其内城狐社鼠猝去為難若一於用剛此蕭劉所以見制於小人也夫大臣之道以格君心為本四以剛處柔容比於

五居得為之地其潛孚默運沈幾觀變亦必有道矣故能開悟君心使曉然於邪正之分而申彰癉之令夫威福之權操之自上而或干之鮮有能終者矣有命則除姦去邪皆將順其美而无偏上之嫌不惟在已无咎同類者亦皆蒙其福疇以三陽而言泰之以其儕羣小思逞也否之疇離祉衆正獲安也傳曰志行也進賢退不肖四之志也以剛居柔而後志得行也命命令否泰雖氣運而挽回則在人事委之天命

則无賴乎人事之維持矣夫人臣而欲轉否為泰則有幸不幸焉若人主以陽剛中正之徳撥亂反正則為所得為誅元惡斥羣小反亂政民安而身亦安否可休而吉可知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其孰能之然當轉否為泰之時前此之覆轍不遠目前之侈泰易生故其憂勤惕厲日壓危亡之慮所以能基命宥密挽回氣數固結人心也乾乾為乾惕互巽為木桑又柔木苞本也當否之時小人殘賊之餘如桑之枝葉已

被蠶食惟固其根本則天命人心永賴之矣巽木入土苞桑永固有其象上九統全卦之象而言五曰休否否之方休也至上則否之終小人皆遠跡稗政盡革除上純陽而下純陰如自上而傾之以卦而言則陰内陽外以爻而言則陽上陰下傾否也先陰後陽先否後喜也以陰始以陽終否之所由以泰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否塞之時小人道長陰内則陽外君子安於貧賤韜

光養晦以避難也豈爵祿之榮可能誘致乎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道也叶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明以健中正　與　九四乘　乘其墉義弗
而應君子正　其墉弗克攻　克也其吉則
征也惟君子　吉　九五同　困而反則也
為能通天下　人先號咷而　同人之先以
之志　後笑大師克　中直也大師
相遇　上九　相遇言相克
同人于郊无　也同人于郊
悔　志未得也

同人之義傳以柔得位得中釋之非謂五陽爭同一陰也如是則淫濫之媒爭奪之禍而亦豈所以為訓乎傳不曰上下應而曰應乎乾葢同人不取私應六二得中得正上應九五乾文如人心之虛明具大中至正之理而合乎天理之公者也南海北海之異此心此理之同公則一私則萬殊舍理而言同未見其能同也或情好意見之相合同於一二人不能同於千萬人若夫天理之公蕩蕩平平正直毫无委曲微

匿之私如天日之光明洞徹萬物皆相見所謂同人於野也如是則開誠布公人誰不樂與我相同豈不亨乎以此而濟險難同心共濟又何不利之有葢得道者多助也傳曰乾行也乾健也義理人心所同具亦人心所同然惟其蔽於有我之私便分畛域行多阻滯若天理之公亦安往而不亨不利乎易以知險流行无滯天日之行一日一周天行之健而利涉之象也同人之時公道昭明君子之道見信於天下也

否受之以同人否則不利君子貞同人則天下之志
通矣故利君子貞傳以卦德釋之文明則不蔽於私
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健則不累於欲欲立欲達取懷
而予中正則无過不及而人易知易從備是德者其
惟君子乎夫人已之間有間隔則不通不通則不同
君子无我君子之志即天下之志天下之志即君子
之志如夫子之老安友信少懷豈不謂之大同乎此
君子之貞所以利也非小人之苟同也惟君子為能

通天下之志忠之所以能恕也同人曰行文同人於野亨下有闕文

卦名同人而文言於門於宗伏莽乘墉大師相克相矛操戈黨同伐異若是其不同者何也蓋此心此理无有不同而人多蔽於一己之私或執意見而不化或好勝而不能自克相傾相軋而未有已人世之所以多故也聖人出而整齊化道之則亦非易易也故極其不同而卒歸於同理之所以无二也初陽剛得

正然不可溺於昵近惟出門同人則合乎人心之公
而非一人一家之私見又誰得而咎之六二同人於
宗而初密比之離中虚於豐為家在困為宮於睽為
巷初在内卦之下故教之以出門同人二與五為正
應而下繫於初上比於三不能出門而上同於九五
之中正吝道也以其同體故曰宗睽取其合故噬膚
而无咎同人貴无私故於宗而有吝也三重剛不中
剛愎自用而不樂與人同者也二之同人於宗者私

也密比之而與上為敵而欲攻之以下傲上不敢顯攻而戎心伏於隱微未嘗一日而忘人情若不自知故每恃己之長以攻人之短三之不中不正不勝其忿疾者意見之偏識趣之卑也然上之位高俯而臨之三之伏戎如見其肺肝然登高而呼以覺其迷然後知前此之非其心安焉客氣潛消隱恨亦平而伏焉者不興矣葢意見之偏化而實理見矣三歲不興則久而自化安於在下之分也互巽為高離下伏坎

為盜為隱伏伏戎也象不取伏而此爻辭言伏羲圖

天地定位文圖離上坎下故惟此四卦偶取此象不

例他卦他爻乾為郊互巽為茅郊原草莽之象四剛

而不中與下為敵據在上之勢攻之如乘其墉人不

敢不畏從然以上凌下強人從己於義為有虧矣四

以剛居柔義能自克始雖憤其興己終覺公正之理

不可易攻之非義也困而自反於天則之安則以義

服人人亦終服之是以吉也益去其好勝之念而人

已之界渾矣離中虛有墉象解互離亦曰墉葢三四
兩爻之於初上剛與剛相敵故其象如此九五以剛
中之德覺世牖民如皇極之敷言如聖賢之立教一
道德而同風俗有同人之責者也若任其偏黨反側
則人自為說國異政家殊俗安得謂之大同乎然人
方溺於偏見之私二之各也三之伏莽也四之乘墉
也各逞其臆見而不相下九五以中直覺之其私各
蔽錮反拂逆而悲歎然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及其一

且憬悟乃恍然有得不勝欣喜如徐方之來同徐子之憮然是也所謂先號咷而後笑也大師克相遇明所以先號咷後笑之故此中直之理自古聖賢所垂之大訓賢人君子所共遵一人之私見豈能敵衆正之公論蓋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相遇言相合也傳曰言相克也克而服之然後遇也孟子之於楊墨許行周公之於多士多方皆用大師也聖人非必強人之同己任我者天理之公在彼者邪僻之私不忍其

陷溺欲同即乎天理之安且明其道於天下萬世也先號咷而後笑與旅爻辭相反旅人先樂後憂同人先異後同旅互兊又互巽巽亦覆兊凡笑者多仰其口號咷者多俯其口故旅為先仰而笑後俯而號咷之象同人互巽先俯而號咷也然有應於上應上則仰如人之在下者自上呼之則仰而應如咢初之應上亦為顛趾故為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大師之克號咷也相遇後笑也此亦全卦之象五位尊處大同之

世會極歸極出門者來同伏戎者不興乘墉者弗克无往不同不獨同宗者相應也只以二五言同反私而隘矣卦伏師陽大陰小師以衆同人以德故曰大師文辭言大師故偶取伏象與伏戎同天地日月相對故坤不伏乾坎不伏離上下之位也非如來氏之言錯卦也上九高而无位孔孟之立教鄒魯不見知而不悔也聖人之心欲與天下賢人君子同心同德以斯道覺斯民不得已而與其門弟子明其道於寬

閒寂寞之濱非其志也傳故曰志未得也乾為郊夫

同人聖人无我之學也孟子所謂善與人同程子所

謂廓然而大公也不於宗而於門宜舍已從人兼聽

並觀也又宜去其隱微忌刻之私所謂伏戎也並去

其好勝之念所謂乘墉也然後有以化其偏黨反側

之私而即乎蕩平正直之王道所謂同人於野也此

文之序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光上同於天具明相燭於同之中可見其不同同一人也而族姓不一同一物也而材質各殊君子類之辨之使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已无不同矣

䷍

大有元亨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

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

之吉无不利　祐也　亨與享同

五陽一陰之卦在上下者為姤為夬在三者取履在四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在二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在五者則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明乎一陰之卦其最善者莫過於大有也比雖剛中而上下應然所有者羣陰也大有所有者陽也故曰大有應天時行則天日之象也日麗天而寒暑晝夜順天時行聖人之上律天時亦猶是也釋所以元亨

之故

初九无交害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語意與比之初六同惟其初也未曾交涉世事所以无害凡有之初有得其正原非其咎若滿而溢若驕而奢則有咎耳惟小心敬慎庶可守而勿失故曰艱則无咎戒之於其始也大車以載能任其所有也乾與坤相配之卦也乾為良馬坤為牝馬坤為車則乾為大車矣坤之為車虛中之象乾之為車積中之象離為牛任載

而行有攸往也有攸往積而能散也所有者不於室而於車不畜於内而往於外所以无咎也所以不敗也二中實故於二言之九三處下卦之上積其所有不可自私凡人臣之輸其所有於上非懼其盈也分也義也禮也九三以其位言在下卦之上公也當大有之時輸所有於上乃其位之當然以其爻之德而言則重剛而不中當大有之時自恃其所有爲貪戾之小人矣如是則慿於禮義而不循其分其能免於

不庭之罰乎故傳曰小人害也離為王五在尊位二應之上與四比之三在下卦之上處應比之外故又有此象彭程傳引詩訓為盛大是也九四近君剛而居柔有明體故不敢自居其有夫人臣之高爵厚糈何一非天家之賜而乃以為己有擁之以自私利令智昏豈能終保其所有乎傳故曰明辯晳也六五柔得尊位虛中而上下應之故曰厥孚交如柔順中正至虛至明故能兼得羣賢之輔契合无間傳曰信以

發志中虛信之本信存於中則誠意所孚自交合而志同上開誠佈公以待下則下亦精白一心以奉上上發下之志也豐之六二積誠感孚下發上之志也五離明得中其非一於柔而不足於威可知矣居尊位而明不必用威而人自畏之故威其所自有也凡曰如者皆形容之詞夫子恐人誤以為作威也故曰易而无備易如易簡之易葢虛明柔中之德中懐洞徹毫无城府坦率平易推心置腹无所疑忌而人自

畏服非慮人之欺慢而故為威以惕之也有意為威則流於猛矣天下有文明之主而人有不畏之者乎不然雖威亦慢矣凡卦之上爻多變如大有之極恐不能終其有然如此者多屬隂爻而卦德有未善大有至上九而離體全以人心之虚明合乎天理之公則自天祐之乃能終保其有豈人之智力所能強據者乎合全卦以取象也諸卦上爻統一卦之全象而言者甚多不獨大有也大有一卦皆不私其有初即

思其艱三則亨於上四則匪其彭二之大車以載雖積中而有攸往非積之以自封也聖人之意可知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无微不燭惟天聰明福善禍淫天命弗僭君子德明惟明天命天討凡以順天休命而已

䷎

謙亨君　謙亨天道下　初六謙謙君　謙謙君子卑

子有終　濟而光明地　子用涉大川　以自牧也鳴

道卑而上行 吉 六二鳴 謙貞吉中心
天道虧盈而 謙貞吉 九 得也勞謙君
益謙地道變 三勞謙君子 子萬民服也
盈而流謙鬼 有終吉 六 无不利撝謙
神害盈而福 四无不利撝 不違則也利
謙人道惡盈 謙 六五不 用侵伐征不
而好謙謙尊 富以其鄰利 服也鳴謙志
而光卑而不 用侵伐无不 未得也可用

可踰君子之　利　上六鳴　行師征邑國

終諸良叶也　謙利用行師　也

征邑國

一陽五陰之卦在上下者為剥為復在二五者為師為比在中二爻則一陽出於上為豫一陽止於下為謙此成卦之由也謙亨言謙有亨之道也凡滿則招損久而盈則虧惟君子能體謙之道故有終也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所以亨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陽在下卦入於地中天道之下濟也一陽在下卦之下為復陽氣之自下而上也一陽在下卦之上為謙陽氣之自上而下也三四兩爻天地之際也故曰下濟坤在上卦地道之上行也地之在上非以其形以其道也山澤通氣地之氣駕山而上以通於天天道不下濟地道不上行則上下不交而為否一陽下濟然後三陰上行下濟謙也上行亨也下濟上行泰之象也故泰

亨而謙亦亨也陽明而隂暗一陽在五隂之中則愈顯其光明天道下濟則爲和風甘雨而發育萬物豈不光明此天理之自然天地所不能外而況於人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皆推言謙之必亨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皆指九三一爻而言一陽在三隂之下謙也而其道則甚尊而光雖卑而實天則之不可易人孰不仰其盛德乎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謙謙處下卦之下慮以下人虛以受益君子之行也

涉川者競渡君子處後而不爭凡事如此吉之道也謙義者若以險難言則為需矣牧養也矜躁悉平涵養其德性也艮互坎有其義亦有其象六二鳴謙柔得中得正和順積中而見於容貌詞氣之間自不可得而掩其謙也无過不及貞而且吉者也夫謙未有不見於外者也二由中以達外則非聲音笑貌也傳故曰中心得也九三獨言勞謙者盖一陽為衆陰之所歸依天道下濟然後陰得以成歲功溥美利於不

言其勞大矣而在下卦故曰勞謙謙難有勞而謙更難有勞而伐不惟喪厥功且未有能終者惟不伐而天下莫與爭功此彖傳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彖言君子有終而文歸之九三有以也夫傳曰萬民服也亦以一陽為衆陰之所順從也六四處得其位上承六五柔順之君下乘九三勞謙之臣皆相孚无間界乎上下之際發舒其謙如手之揮散乎物周旋而无失所以无不利也撝謙與鳴謙勞謙一例无

不利在撝謙之下誤在前九五不富以其隣與泰之六四同彼言於四為羣陰欲復之象此言於五為柔順虛中人心順從之象彼之不富失實也此之不富有若无實若虛也彼之以其鄰同惡相濟也此之以其鄰懿德同好也五在高位而不富高而不驕也其以侵伐言如以射明君子之無爭也謙之為道處後而不爭天下之至爭者莫如征伐而亦利於用謙行師而不用謙則為忿兵驕兵故益以贊禹如湯文之

以大事小漢文帝之於尉陀晉文公之於原皆得謙道者也行三軍者臨事而懼暴虎馮河鮮不敗矣夫至於征伐而猶利用謙則亦无往而不利矣其曰侵伐一陽行於衆陰之中坎為隱伏有其象亦聊以示薄伐馬耳亦謙意也卦互師坤互震卦於此多言征伐傳曰征不服也不富以其鄰非利其有也征不服耳聖人非強人之服我天道惡盈彼其淫用匪彜正天討之所必加我之征伐亦以順天休命彖傳所謂

謙尊而光可知不是一味謙謹以博長厚之名也上六位高而易亢以全卦之象而言地之卑反據乎山之上高處其危益鳴其不安傳故曰志未得也與六二辭同而義異東坡以陽唱陰和為鳴於義无取謙不言應比蓋凡物虛則鳴六二虛中而鳴發之於內也上六居高而鳴揚之於外也其曰利用行師征邑國非謂志有未得而行師以洩其忿也邑者私邑國亦屬國如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大畏小懷是也故

皆得而治之夫我之自處以謙可告无罪而其私屬或即慆淫或為患友邦亦我之責豈得已哉征之欲其同歸於正也邑國與征不服有廣狹之分文位異也他人只侵伐所屬則明正其罪矣其以行師言易往往舉其大者以包小常人有常人之用如子弟奴僕之得罪鄉黨鄰里者與之大杖則其事亦平夫不惟自治而兼戢其下此謙之極亦謙之終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裒聚其多之象積而能散將以益寡使如地之平也皆以象言也

䷏

豫利建侯行師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乎天地以順　九四由豫　由豫大有得

動故日月不　大有得勿疑　志大行也六

過而四時不　朋盍簪　六　五貞疾乘剛

忒聖人以順　五貞疾恒不　也恒不死中

動則刑罰清　死　上六冥　未亡也冥豫

而民服豫之　豫成有渝无　在上何可長

時義大矣哉　咎　也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卦之所由名也惟其順動故利

建侯行師詞之所由繫也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亦何

事不利建侯行師以其大者言也五陰皆應一陽震

為長子主器師師坤為邑國為衆有其象故建侯行

師兼而言之一陽之動而衆陰應之雷始聲而衆蟄

駭陽氣之舒也雷之出于地亦順時而動不能違也

日月四時皆順也刑罰民之所悲傷也順則各當其

理各得其情而民心服矣見順動之无往不宜也卦

凡震多言刑獄動順乎時為豫故曰時義

卦取順動之義言所由以豫也故其詞吉爻以樂豫而言爻位有當不當則豫之有正不正故詞有凶有吉初六位處卑微與四懸隔處豫之時而相應小人得志趾高氣揚狐假虎威鮮不及矣傳故曰志窮凶也謙虛則鳴豫虛而應實亦鳴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人之於豫惟耽樂之從不能自守以正則流俗波靡日相徵逐遂流蕩亡返六二得中得正介然獨立堅確之操如石之硜硜不可移易其在詩曰好樂無荒

艮士瞿瞿六二有焉所以貞而吉也互艮為止為石晏安鴆毒人至於自圖安逸則已為從欲之危況又希冀非分乎四為豫主三密比於四不中不正有望恩幸澤之想故曰盱豫夫人惟勤若所得可以安享故頤惟求自養若仰鼻息於他人我之自失已多有悔必矣惟速悔乃可悔遲則將自取辱矣凡盱者皆半開其目互半離白眼在上盱之象九四為動主上動而下順之剛動而柔應之故曰由豫四以一陽而

衆陰應之人心歸附大有得也居大臣之位當由豫之任有偪上之嫌所以不能无疑也然人臣之義惟干權市恩有邪心焉則罪之大者若承流宣化通達下情使上之恩膏下逮而人心悅豫則正大臣之所有事此伊周之任也武侯之於蜀亦然又豈可以邀結為嫌而孤衆人之望乎故戒之以勿疑朋指衆陰而言陽實陰虛陰有求於陽陰无陽則无所附麗統屬如髮无簪則无總攝當豫之時六五既貞疾而不

能有爲正賴爲大臣者鎮撫國家總攝政務有以固結人心若又以邀結爲嫌委蛇屯膏則人心解體矣四以陽居陰故戒之朋盍簪朋者衆也以簪擬一陽則衆陰爲朋而應乎陽矣傳曰志大行也君子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爲由豫也卦一陽居四上下皆陰柔附於剛有簪在髻中之象陰附陽以安非同類相輔也六五一爻傳義已明夫晏安逸樂在常人已爲深害位高則聲色貨利蠱惑愈多五以陰柔居

之鮮不溺焉傳以為乘剛或疑四為豫主不宜乘之而反致疾不知易之取象有合上下文論者有各據一爻論者故九四以一卦而論為由豫據五而言則勢處其偪人主有臣民之衆而志有他屬則孤危甚矣亦由其耽於逸樂故近臣得以竊其柄心常抑鬱不舒馮氏以貞疾為痼疾是也言其衰危不振也傳言中有以中正言者有以爻位言者行在中其位在中皆以位言此言中未亡猶共主寄生之君耳上六

一爻即承六五而言上處豫之終淫樂沉湎民瘼國是皆罔聞知故為冥豫如書言酣身即貞疾之甚昏暗沉溺也卦為震體震无咎者存乎悔人即沉溺至於貞疾若其夜氣清明之時果能惕然悔悟未有不可振之志氣不可除之積習在乎一念之自克而已又何咎乎聖人不絶人以改過易之所以不窮也豫之一卦惟九四一爻為陽之動與彖義合餘爻皆言逸豫蓋動而使人心之豫者上之事能動而使人心

之說者陽之才則惟九四一爻足以當之而其義備矣故諸隂爻皆以逸豫為言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葢雖常人亦然故惟二貞吉初之鳴豫也三之盱豫也上之冥豫也无之而可也而處在上之勢則其欲易遂其志易逞故世惟由逸豫而得之疾多纏綿不愈亦惟酣豢於富貴者有之而貧賤勞苦之人不與焉嗚呼可以戒矣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陽氣宣暢啓閉蟄達句萌天地之氣乃益
和同先王法之六管浮灰重陰候氣以定元聲以調
律吕用之郊廟格神人而和上下聲音之道微矣

易箋卷一